

郭沫若全集

沫若全集總目

第一集

殘春	1
百合與番茄	21
聖者	39
鷓鴣	50
函谷關	61
月蝕	72
卓文君	90
廣寒宮	139
夢與實現	155
神話的世界	159
雅言與自力	167
惠施的性格與思想	176
瓦特裴德的批評論	191

## 沫若全集總目

一讀梁任公墨子新社會組織法·····	199
嚼無天日的世界·····	213
討論註譯運動及其他·····	222
批評與夢·····	240
批評意門湖譯本及其他·····	254
論中德文化書·····	286
今津紀遊·····	298
整理國故的評價·····	316
古書今譯的問題·····	321
藝術與評價·····	331
批評—欣賞—檢察·····	337
太戈兒來華之我見·····	349
天才與教育·····	359
未來派的詩約及其批評·····	370
自然與藝術·····	382

## 沫若全集總目

---

文藝上的節產	386
味爽	390
藝術家與革命家	396
寄生蟲與細草	399
論翻譯的標準	400

## 第 二 集

喀爾美羅姑娘	1
曼陀羅華	51
未央	68
孤竹君之二子	101
王昭君	141
反響之反響	179
波斯詩人默我伽亞謨	199
雪萊的詩	257

## 沫若全集總目

---

雪萊年譜·····	285
英國詩人葛雷的臺畔哀歌·····	315
海外歸鴻·····	331
孤鴻·····	356

## 第三集

歧路·····	1
煉獄·····	21
十字架·····	38
行路難·····	61

## 山中雜記

菩提樹下·····	154
三詩人之死·····	161
芭蕉花·····	174

## 沫若全集總目

---

鐵盔	180
鷄雛	183
人力以上	192
賣書	204
曼陀羅華	210
紅瓜	227
路畔的薔薇	240
夕暮	241
水墨畫	242
山茶花	243
墓	244
白髮	245

## 歧 路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止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

脫葉樹下躡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鬚，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雪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着我呢。

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洶湧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



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為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堵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諉說沒有自信。四川的C城有赤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蕩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個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

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甚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〇六，醫瘡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奔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够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鯽如蟻的一些吮癰疔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個有甚麼！少我一個又有甚麼！

——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寧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够殺得死寄生蟲，能够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索性替他衍斷，有槍

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藥經……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要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倒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

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

爲買船票及摒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呼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有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

那海遠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賣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够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船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担擱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船上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那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去。——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

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按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舶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尾艙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靜，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還不見乘客的踪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顧惜炭費，應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水煮飯，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纔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二十塊錢也不够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資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Zigoma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是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個兒子，怎你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T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他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擺，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的。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鑼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費累，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



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me 爲他的愛了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永遠的女性！……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 T 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惹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興沖沖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